

《黄帝内经》中的概念融合现象分析*

伍文龙¹, 刘文平^{2,△}

(1.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75; 2. 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7)

摘要:《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发展的基石,也是中医概念范畴体系延续的载体。通过对《黄帝内经》中的“精”“气”“神”、“天地阴阳”与“人中阴阳”、血脉理论与经脉(络)理论中概念融合现象的剖析,表明《黄帝内经》中的概念融合现象与中医理论构建的思维方式以及概念的跨域映射有关,而且与医家的过度诠释也有密切关系。结合出土医学文献、利用发生学、诠释学、具身认知等方法,正确理解并清晰阐释中医理论构建的过程、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中医语言的认知发生机制,有助于我们深层次把握中医理论的本质特征,进而助推中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概念融合;精气神;三阴三阳;血脉理论;经脉理论

中图分类号:R 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649(2023)12-0029-04

概念是认识主体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对认识客体的抽象、概括,是科学认识的基本单元。“它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反映客观世界,是逻辑的起点和构筑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也是实现人与自然界对话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1]概念具有动态演化特征,常常会出现消亡、沿袭、演绎、分化、融合等多种形式。其中,概念融合表现为概念内涵的趋同与外延的融通。

1 《黄帝内经》中的概念融合现象

《黄帝内经》是中华医脉第一巅峰之作,它从天文、历法、地理、人文诸多维度解读生命本质,阐释维护生命健康、诊治疾病的方法,是中医理论发展的基石,也是中医概念范畴体系延续的载体。《黄帝内经》非成书于一时一人一地之作,是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医家观点和著作的汇编。随着年代的推移,《黄帝内经》中的概念有渐趋融合的趋势,这不仅与中医理论构建的思维方式以及概念的跨域映射有关,而且与医家的过度诠释也有密切关系。

1.1 “精”“气”“神”概念的融合

1.1.1 “精”“气”“神”概念的本原 “精”的原义是指纯净无杂质的物质,后来作为哲学概念指气之精华,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如《管子·内业》载:“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吕氏春秋·下贤》:“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气”的概念最初当是指风气、云雾等自然物象,后来由此概念引申出哲学的气概念,用以指客观存在的精微物质,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庄子·知北游》载:“通天下一气耳”,用气的观点阐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神”的概念最初当是指原始宗教所崇拜的生灵,是主管天地自然变化的主宰者。但是随着中国古代有关“天”的认识从宗教的、人格的概念向自然的、规律的概念的变迁,“神”的概念亦逐渐转变为宇宙自然的变化法则^[2]。

1.1.2 《黄帝内经》“精”“气”“神”概念的交叉融合 哲学中的“精”“气”“神”概念其内涵有交叉,《黄帝内经》理论受先秦哲学思想的浸润,其“精”“气”“神”概念之间常常交融互释。①“精”“气”概念的融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精食气”“精化为气”等记载,说明有形之精可以转化为无形之气,而气的运动又可以促进精的化生。《黄帝内经》中“精气”连用合计40处,其内涵包括宇宙万物的本原、自然界之清气、人体之精、人体之气或人体之气的精华部分等。《黄帝内经》中“精”和“气”的概念难以截然分开,与先秦道家精气理论一脉相承。②“精”“神”概念的融合。《黄帝内经》有“精神内守”“精神不散”“传精神”等记载,“精”和“神”连用主要指的是“精”,是人体重要的精微物质。“精”“神”可以互相转化。如《灵枢·本神》言:“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决气》又言:“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强调男女两“精”相搏,形具而“神”生,阴阳两“神”交媾,化“精”而生形。③“神”“气”概念的融合。《黄帝内经》有“收敛神气”“神气乃浮”“神气乃得复”等记载,“神”和“气”连用主要指的是“神机”,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依赖五脏“精气”的充盈。《灵枢·平人绝谷》载:“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用“神”来形容水谷中的精微物质。

1.2 天地阴阳与人中阴阳概念的融合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之一,蕴含着丰富的辨证法思想,但也存在着概念的整体模糊、泛化空疏、循环论证等弊端。《黄帝内经》中的阴阳概念可分为一阴一阳、太少阴阳和三阴三阳3个范畴。其中,三阴三阳范畴的阴阳概念可根据其内涵与外延的差异又分为“天地阴阳”和“人中阴阳”两大类。如《素问·五运行大论》:“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

* 基金项目: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项目(编号:2021C12);成都中医药大学“杏林学者”学科人才科研提升计划(编号:BSH2020012)。△ 通讯作者:刘文平,医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黄帝内经》理论及秦汉医学史,E-mail:841149137@qq.com。

也……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天地阴阳”范畴的三阴三阳主要用来分析自然界的周期性变化、揭示与时间相关的现象及其变化规律。“人中阴阳”范畴的三阴三阳主要用于分析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结构的阴阳属性及其相互关系。《黄帝内经》中天地阴阳与人中阴阳的构建方法、适用范畴有本质区别，在理论构建之初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但由于使用了共同的语汇，并且两个范畴所规定的阴阳配属关系逐渐走向形式上的统一，导致《黄帝内经》中常常出现以“天地阴阳”解释“人中阴阳”，也有以“人中阴阳”类比“天地阴阳”的篇章或段落。如《灵枢·阴阳系日月篇》的作者生搬硬套汉代易学家提出的卦气理论，穿凿附会天干地支，以十二地支配十二月比附足经，以十天干比附手经，漏洞百出，与客观实际不符。该篇欲将三阴三阳理论融会贯通，殊不知手足十二经属于“人中阴阳”范畴，一年十二月属于“天地阴阳”范畴，概念的跨域诠释造成了后人理解上的极大困难^[3]。又如《素问·热论》三阴三阳六经各经证候与该经循行部位及络属脏腑的病理特点相一致，隶属于“人中阴阳”范畴，而六经传变次序与运气学说中客气的运行规律正好相反，隶属于“天地阴阳”范畴，与“人中阴阳”范畴的经脉循行次序大相径庭。《素问·热论》六经传变次序是作者基于天人合一、同气相感的理念，将两个范畴的三阴三阳概念融合后的理论推导，而并非客观的临床观察，导致后世医家聚讼不休，争论不断。张志聪、陈修园等六经气化学派医家运用六气标本中气理论分析六经证治规律，解释六经病的生理与病理变化，其本质是用“天地阴阳”范畴的三阴三阳六气诠释“人中阴阳”范畴的三阴三阳六经，其理论自洽的基础在于两个不同范畴的三阴三阳概念已经在事实上走向了深度融合。

1.3 血脉概念与经脉（络）概念的融合 “脉学”在汉代“医经家”著作中居于核心地位。《黄帝内经》中的“脉学”主要包括脉诊理论、血脉理论和经脉（络）理论3个范畴。血脉理论和经脉（络）理论与中医脉诊都有关系，甚至可以说这两种理论都起源于早期的诊脉实践。血脉理论和经脉（络）理论中的不少概念、原则、诊治方法都与脉诊有关。《黄帝内经》记载的标本诊法、三部九候诊法、尺肤诊法等几乎都出自早期的血脉理论。标本诊法又孕育了经脉（络）理论，三部九候诊法等遍诊法是发现十二经脉（络）的基础。血脉理论与经脉（络）理论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血脉理论起源于早期“以砭启脉”的诊疗经验的描写，后来引入了营卫理论，其解释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几乎可以解释中医学与“气血”有关的所有病证。经脉（络）理论的雏形是连接上下相应的“标”“本”部位而构成的联系之脉^[4]，后来经过三阴三阳概念的规范和古代哲学思想的浸润，到《灵枢·经脉》完成了基本定型，成为后世针灸诊疗的指导理论。血脉理论中

“经络”的功能是“行气血而营阴阳，濡筋骨而利关节”。经脉（络）理论中“经络”的功能是“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血脉理论中的络脉是指血络，经脉（络）理论中络脉的本质是联系之脉；血脉理论中，气血生于中焦，出于上焦。经脉（络）理论中十二脉及相应的十二络皆出于四末；血脉理论中的三阴三阳概念隶属于“天地阴阳”范畴，而经脉理论中的三阴三阳概念隶属于“人中阴阳”范畴；血脉理论经过了“经脉化”的过程，在血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营卫循行的概念，其路径借助了经脉理论中的十二经脉途径。经脉（络）理论也有被“血脉化”的历史，经脉（络）的本质是联系之脉，但受到血脉理论气血循环说的影响，其经脉（络）走向完成了从“向心性”到“如环无端”的转变。

《黄帝内经》记载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有关血脉理论和经脉（络）理论的内容，两种不同的理论互相交织，不同范畴的概念渐趋融合。以至于我们今天不曾意识到《黄帝内经》中尚存在着一个披着经脉（络）理论“外衣”的血脉理论。

2 《黄帝内经》概念融合的原因

2.1 意象思维为主导的理论构建模式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框架是在意象思维的指导下构建的。意象思维“援物比类，化之冥冥”的理论构建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认识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一方面使医者的思维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但客观上也容易遮蔽中医概念的本质内涵。意象思维的理论推演机制，把现象、物象、意象、法象等不同范畴概念置于一个具有强大统摄力的理论框架之下，客观上导致中医概念普遍的直观性、经验性、功能性、表象性特征。意象思维在认知本质上是隐喻的，而概念融合是隐喻认知中意义构建和信息整合的普遍模式。在隐喻认知机制下产生的中医概念在演进过程中更容易产生交叉融合。

2.2 概念形成阶段的跨域移植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受当时科学技术水平及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不得不借助古代自然哲学作为认识论工具。哲学概念在医学领域的跨域移植甚至直接替代限制了中医学对具体事物清晰、准确、实在的把握^[5]，也在客观上造成中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具有内涵一词多义、外延视域融合的特点。不同学科领域之间、不同概念范畴之间的跨域移植，弥补了科学理论语言概念词汇的空缺，为人们创造了一种可理解性相对较强的表述方式，但也留下了多源映射的空间。导致同一目标域可以有不同的始源域，以目标域为媒介，不同始源域的概念可能产生交叉融合。

2.3 医家的过度诠释 中医概念的的发展方式为“叠层累积”，历代医家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传承中医概念范畴体系是中医学术发展的特点之一，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思维方式的影响，难免有一些非理性的推想和机械的照搬。《黄帝内经》的许多篇章本身是对更早的古医籍的阐发诠释，诠释者总是

会受到自身历史语境和知识背景的影响,借助格义式的分析和注释,在“旧文本”中填入“新观念”,努力发现原始文本未被发掘的意义^[6],这就有可能在“理解-解释-应用”的诠释学循环中不断赋予概念新的内涵,进而产生概念的融合。

3 《黄帝内经》概念融合的对策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建设总是通过一个个基本概念的揭示来总结这门学科的科学认识成果,并在这些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确定事物的本质、规定理论的范畴、反应事物的规律、作出相应的结论,从而建立理论体系大厦^[7]。正确理解并清晰阐释中医理论构建的过程、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中医语言的认知发生机制,是关乎中医学守正传承发展的重要一环。

3.1 利用新材料补缺概念的融合演变过程 秦汉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时期,《黄帝内经》的大部分篇章都成书于这一时期,呈现出理论碰撞、观点集成、概念交融等特点。囿于材料不足及研究视角的局限,《黄帝内经》理论构建及基本概念形成的过程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近年来,大量简帛医学文献的出土为我们了解《黄帝内经》理论结构、概念范畴的早期面貌提供了可能。通过马王堆汉墓帛书、张家山汉简、天回医简等出土简帛医学文献与《黄帝内经》做横向的对比研究,将同语词概念置于整个中医学学术思想形成的背景体系下进行辨析,找出概念在概念结构中的位置差异,探究概念形成的原委,展现概念融合演变的过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脉死候》载:“凡三阳,天气也……凡三阴,地气也。”说明早期的三阴三阳概念是按照天地阴阳对立的观念,将天气和地气各自分为三节三气,与传世文献《素问·脉解篇》六气时序划分的原则相统一,而与晚后形成了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按照“天地合气”模式,将一年之气区分为三阴三阳六节六气有显著差异。通过对出土医学文献中有关内容的对比考量,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黄帝内经》不同篇章同一语词概念演化的过程。

3.2 利用新方法阐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认知、新的知识不断产生,用旧概念来解释新知识,是人类认知发展的普遍方式。在科学尚未昌明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古人运用意象思维方式,构建了中医的概念范畴体系,使中医理论超越了感官经验,并脱离了神仙巫祝的影响,但也因此造成中医语言的整体性、模糊性、表象性、隐喻性等特征,从而导致中医概念内涵与外延难以清晰界定,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利于中医学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黄帝内经》概念融合分析难在辨析同语词概念所表达的多维内涵。传统的训诂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更注重在不同语境中对语词表象进行描述性分析,而忽视了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动态演进过程,更缺乏对概念词义演变机制的深入研究^[8]。我们今天不应该因循守旧,拘泥于传统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更不应该固步自封,而应当以客观

求实的态度、多元包容的眼光,充分借鉴多学科交叉知识,对中医理论中不同层次的凝固融合的概念进行抽丝剥茧式地分析研究,使其内涵明确、表述规范、层次清楚、结构合理。首先,运用逻辑学和发生学方法,将《黄帝内经》核心概念回置于其发生、发展的特定的哲学、文化乃至宗教、伦理道德等背景下加以动态地考察。其次,借鉴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方法,从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5个层次,系统开展《黄帝内经》核心概念的现代诠释,阐发其科学内涵。第三,紧密结合临床实际,在临床实践中重新认识《黄帝内经》的概念范畴。例如吴以岭院士^[9]深研《黄帝内经》血脉理论,系统构建中医络病学,在心脑血管疾病的诊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推动了中医血脉理论体系的完善。

3.3 借鉴新视角探索概念的认知发生机制 身体现象充当了抽象的哲学原则形式化时的模型,而与身体相连的意象内隐在阐述身体的语汇中。具身认知是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焦点,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古人正是依据身性的身体感知经验为基础,通过“隐喻”的思维对自身的感知经验展开更深层次的加工,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扩充、修正,总结其认知内容,形成了中医理论概念体系^[10]。从认知科学的角度,以具身认知科学方法研究《黄帝内经》中核心概念形成的动力机制,寻求语言背后中医概念的建构方式和意义本质,从而得到相互融合的概念的明见性认识。

4 小结

概念融合是隐喻认知中意义构建和信息整合的普遍模式。中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具有内涵一词多义、外延视域融合的特点。正确理解中医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并还原融合概念的沿袭、演绎、分化、融合过程,清晰阐释中医语言的认知发生机制,有助于我们深层次把握中医理论的本质特征,提高运用中医思维防病、治病的能力,从而助推典籍文献知识的深度挖掘和中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江宏春. 科学概念的生成机制与演化逻辑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 (06): 132-135.
- [2] 丁彰炫. 论“神”的系统性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1, (02): 3-5.
- [3] 刘文平, 叶桦, 周宜, 等. 《黄帝内经》三阴三阳概念辨析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 (10): 5768-5773.
- [4] 黄龙祥. 经络循行线是如何确定的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1 (09): 1-3.
- [5] 张玲. 试论医哲不分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J]. 山西中医, 2003, (03): 1-2.
- [6] 邢玉瑞. 诠释学与《黄帝内经》的研究 [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4, (02): 7-8.
- [7] 谢兰荣. 试论“教育”概念的界定及其方法论问题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1994, (05): 1-5.

基于《医学启源》探讨易水学派张元素时空 脏腑观及其应用*

姜婧¹, 刘刚², 张钰欣³, 刘钟阳³, 曹晓璇⁴, 余如霞¹, 王湫澄¹, 张保春^{3,△}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北京 100029; 2. 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卫生管理服务中心, 北京 100010;

3.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4. 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目前, 有关“易水学派”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因此对其开山祖师张元素学术思想的挖掘与研究尤为迫切。本研究立足张元素代表著作《医学启源》, 运用考据学的研究方法, 对张元素的学术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挖掘与阐述。在张元素以“脏腑辨证”与“药类法象”为学术特色的现有认识基础上, 提炼出以脏腑为中心, 以时空次序变化为着眼点的时空脏腑观, 并从其观点的理论源流、内涵与运用进行了阐述。本研究以“回到易水学派”为宗旨, 为深入理解张元素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一定的文献依据, 对于全面认识“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易水学派; 张元素; 学术思想; 时空脏腑观; 《医学启源》

中图分类号: R 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649 (2023) 12-0032-04

“易水学派”以金代河北省易水名医张元素为开山祖师而得名, 自金元至明清, 以师承授受为主, 代有薪传。作为本学派创始人, 学界普遍认为张元素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集历代先贤有关脏腑辨证成就之大成, 其对病机与随证用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与探讨^[1]。本研究团队在既往有关“易水学派”学术思想研究的基础上^[2-5], 本着“回到易水学派”的宗旨, 以张元素代表著作《医学启源》为依据, 运用考据学的研究方法, 进一步深入挖掘其学术思想的理论源流与内涵, 以期对深入、全面认识张元素与“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特色提供有力文献依据。

1 张元素时空脏腑观形成的理论溯源

张元素的时空脏腑观并非无源之水, 而是源自《黄帝内经》《华氏中藏经》等医学著作, 这在《医学启源》一书中多有提及, 例如《医学启源·序》所载“其夜梦人柯斧长凿, 凿心开窍, 纳书数卷于其中, 见其题曰《内经主治备要》”^[6], 可见其对《黄帝内经》的研究探颐索隐, 以致梦寐以求; 再如《医学启源·卷之上·三才治法》一篇明引“华氏《石函经》”之语, 可见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亦受到《华氏中藏经》的影响。

1.1 《黄帝内经》为张元素时空脏腑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先秦至秦汉的各类典籍文献中, 都十分重视时空的观念, 并用“天文”“地理”等加以描述, 如《周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 再如《淮南子·要略》载:“天文者, 所以和阴阳之气, 理日月之光, 节开之时, 列星辰之行, 知逆顺之变, 避忌讳之殃, 顺时运之应, 法五神之常……地形者, 所以穷南北之修, 极东西之广, 经山陵之形, 区川谷之居, 明万物之主, 知生类之众, 列山渊之数, 规远近之路”^[7], 由此可见, 时空观即是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认识。

这种时空观念亦影响着医学^[8-9], 并在《黄帝内经》中有充分的体现^[10-11]。如《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引《太始天元册》之语, 以“太虚廖廓, 肇基化元, 万物资始, 五运终天, 布气真灵, 摠统坤元, 九星悬朗, 七曜周旋, 曰阴曰阳, 曰柔曰刚, 幽显既位, 寒暑弛张, 生生化化, 品物咸章”^[12], 体现出中国古人对时空的认识; 此外, 在“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六元正纪大论”等篇中以升降出入对自然时空变化进行了深入阐述, 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时空观在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与治疗等方面的指导意义。由此可见, 《黄帝内

* 基金项目: 北京中医药大学重点攻关项目 (编号: 2020-JYB-ZDGG-076)。第一作者: 姜婧,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易水学派学术思想研究, E-mail: yingxi7847@126.com; △通讯作者: 张保春, 教授, 研究方向: 易水学派学术思想研究, E-mail: zhangbaochun11@126.com。

[8] 王洪弘. 基于认知语言学词汇演变理论的秦汉以前中医虚实概念历史考察 [D].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3.

[9] 吴以岭, 袁国强, 贾振华, 等. 络病学说的学术地位及其应用价值 [J]. 中医杂志, 2012, 53 (01): 3-7.

[10] 桂欣然, 申俊龙, 魏鲁霞. 具身认知视域下传统中药五味文化认知理论建构探析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 (07): 3887-3889.

(收稿日期 2023-04-14)